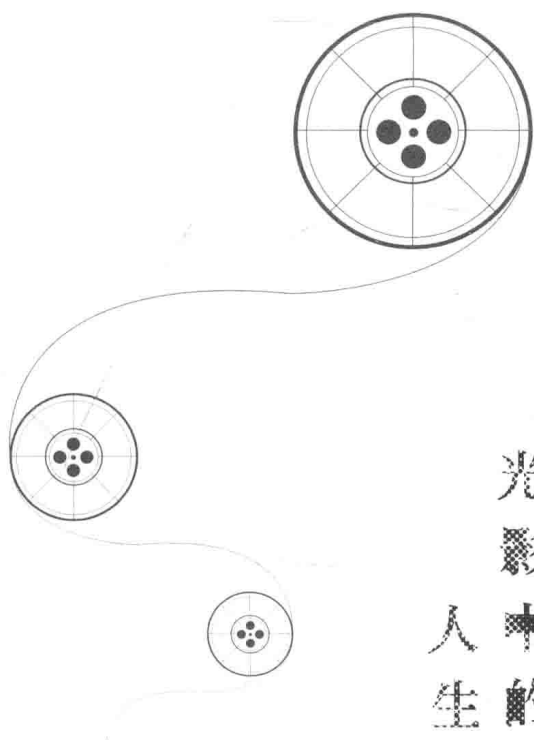


合編 · · · · ·

尹德成 + 羅雅駿 + 林澤榮

光影中的 人生與哲學





光
影
中
的
人
生
與
哲
學

合編 · · · · ·

尹德成 + 羅雅駿 + 林澤榮

責任編輯 趙 江
書籍設計 陳小巧

書 名 光影中的人生與哲學
合 編 尹德成 羅雅駿 林澤榮
出 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20/F,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
499 King's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 3 號 6 字樓
版 次 2014 年 5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 32 開（140 × 210 mm）256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557-7
© 2014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言

編寫本書的目的，是希望借助電影向大家介紹一些基本的哲學觀念。近年有不少英文書是通過電影介紹哲學的，中文書則較少見。電影於哲學而言可說是個方便法門，可以幫助哲學去引起大眾的興趣。雖然電影從誕生之日便跟商業與大眾娛樂結下了不解緣，而哲學總給人以嚴肅的印象，但兩者之間的距離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遙遠。有時候它們還有着共同語言呢！

有不少電影會借用一些哲學觀念作為故事的基礎，例如《真人 Show》（*Truman Show*）、《廿二世紀殺人網絡》（*Matrix*）和《潛行凶間》（*Inception*）便挑戰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信念；又例如《未來戰士》（*The Terminator*）、《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秦俑》和《超時空要愛》則大玩時空穿梭；再例如《玩謝麥高維治》（*Being John Malkovich*）和《完美情人》則可以視為給人身同一（personal identity）問題開了個玩笑；還有《魂離情外

天》(Vanilla Sky)、《謊島叛變》(The Island)、《阿凡達》(Avatar)更儼如一個個思想實驗，帶領着觀眾思考科技背後的道德議題。此外，還有不少導演喜歡以自己的電影去探討一些深邃的哲學主題，例如英瑪褒曼 (Ingmar Bergman)、活地阿倫 (Woody Allen)，還有我們香港的韋家輝。其實除了那些所謂藝術電影 (art house films) 之外，一些純以賣座為考慮的商業電影有時候也會在無意間引發哲學想像，例如本書將會討論的《回魂夜》和《竊聽風雲 2》。電影畢竟源於生活，而生活正是哲學所關注的中心。

許多人以為哲學只會思考一些抽象概念，如真、善、美、存有、自由、公義等等，是象牙塔中人的語言遊戲。這種想法當然不能說完全是錯，但哲學之所以關注這些抽象概念，其實不也是為了解答現實世界中的種種問題嗎？哲學家總認為，如果不釐清一些基本概念，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以及對問題的解決方案便可能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不能否認確實有些哲學家只關心理論建構工作，但也有不少哲學家是很入世的，他們不單關注理論，更同時關注實踐。這兩類哲學家之間的關係，難道不像理論物理學家與應用科學家之間的分工合作嗎？抽象的哲學思辨總會在某一點上連繫着現實人生。或許哲學就如一個放風箏的小孩，天上的風箏帶給他無比的樂趣，領着他一路奔跑，忘了身邊的景物，但風箏也總有回到地面的時候。

本書共收入十七篇文章，每篇都圍繞一齣電影作分析，在後面每一部份開始之前將會有所介紹。本書分成六個部份，分別探討自我、自由、

道德、信念、情感、幸福這六個與現實人生密不可分的主題。這六個主題的選擇，略為有別於學院中的哲學導論或哲學史的課題。一般的哲學導論課很少會選講自我、情感和幸福，而本書也沒有選取知識論、人身同一、存有等常見的主題。我們也並不像哲學史一樣，順着時序去介紹不同時期的哲學家或流派。在選題的時候，我們主要設想一個生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會遇上哪些問題。我們認為這些人生問題或直接或間接地扣連着那些學院中慣常討論的哲學課題，這個想法將會在後面這十七篇文章中得到印證。

本書從一個概念開始，到現在終於能夠成為一件實物呈現在讀者眼前，歷時超過四年，遠遠超出我們當初的想像，可見成事之難。在這漫長的歷程之中，我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鼓勵與幫助。我們首先要多謝陶國璋先生借出一篇文章作為本書的代跋。我們深深感受到他對後學晚輩的鼓勵與扶掖，除了再三說多謝之外，實在無辭足以致意。我們也要多謝香港三聯書店的梁偉基先生、黎敬嫻小姐和趙江小姐。梁先生是直接負責這本書的編輯，他很能體諒我們這群新手作者，給予了我們充分的空間與時間。黎小姐雖然沒有參與本書的編輯工作，但她一直關心着本書的進度，又為我們安排一些公開演講來讓我們「熱身」。趙江小姐是本書的責任編輯，如沒有她為我們把守最後一關，本書的面貌肯定並不一樣。我們還要向姚永康先生致謝，若非得到他在最初階段的推薦，恐怕這本書根本沒有機會誕生。最後，我本人要特別向趙子明、王耀航和賀玉英三位朋友道

謝。他們不單從始至終關注着這本書的進度，而且不時應我的要求給我提出了不少編輯與寫作的意見。子明兄最後更在我逼迫之下寫了一段哲學詞彙的解說呢！

尹德成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目 錄

前言

自我

- 《搏擊會》的真我觀：怎樣才能認識自己？ / 羅進昌004
- 《惡人》的自我解釋 / 黃慧萍016
- 《末路狂花》：公路電影與自我理解 / 尹德成028

自由

- 《雙面嬌娃》：愛與自主 / 林澤榮044
- 《七宗罪》：內在自由的可能 / 溫帶維058

道德

- 《歡情太暫》：為甚麼要道德？ / 梁光耀070
- 《寡佬飛行日記》：輕渺的人生 / 羅雅駿082
- 《竊聽風雲 2》：情境詮釋與道德價值 / 尹德成096

信念

《真人 Show》：信念與懷疑 / 林澤榮	112
《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往信心的跳躍 / 溫帶維	124
《永遠的一天》：神話、哲學、電影 / 羅雅駿	136

情感

《真的戀愛了》：慾愛與聖愛 / 林澤榮	152
《杯酒留痕》：啤酒泡沫裏的友情 / 羅雅駿	166
《回魂夜》：克服恐懼 / 羅進昌	178

幸福

《魂離情外天》：快樂與幸福 / 溫帶維	192
《留芳頌》：幸福與意義 / 尹德成	204
《作死不離 3 兄弟》：生存作為一種美學 / 駱穎佳	218

代跋

作者簡介

自我

「我是誰？」這是西方哲學的老問題。據說在太陽神阿波羅神殿的牆上鑄刻着這樣的一句話：「認識你自己」（know thyself），提示着眾生要自知、要了解自己。柏拉圖在其對話錄中曾多次觸及自我問題，例如在《辯辭》（*Apology*）中，蘇格拉底說：「未經省察的人生不值一過」（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但人是怎樣理解自己的？通過《搏擊會》這齣電影，羅進昌區分了達致自我理解的兩種進路：藉着選擇種種事物使自己與別人區別開來的「加添之路」；以及去掉一切由自己選擇或是由他人加諸我們身上的事物，以使被遮蔽的自我得以呈現的「消滅之路」。藉由對《惡人》這齣電影中「惡人」的分析，黃慧萍告訴我們，構成自我的並不僅僅是我們的理性，還必須包括我們對身邊種種事物的評價，因為只有通過這些評價，我們才能理解一個人是怎樣看待這個世界、怎樣看待他人。在對《末路狂花》的解讀過程中，尹德成了解到旅程與自我理解的關聯：旅程讓人置身不同處境中，有機會體察自己與別人的差別，以及自己在不同處境中所表現的差別，從而檢視自己的局限與可能性。

《搏擊會》(Fight Club)

導 演：David Fincher

編 劇：Chuck Palahniuk (原著小說), Jim Uhls (劇本)

主要演員：Edward Norton (飾 the Narrator), Brad Pitt (飾
Tyler Durden)

語 言：英語

首映年份：一九九九

《搏擊會》的真我觀：怎樣才能認識自己？

羅進昌

目的、身份、認同

在特定處境下，要判斷應採取甚麼行動，大抵就是判斷在該處境下何種行動能最有效達成特定的目的。例如，飢餓時的行動是為求達致果腹的目的，那麼在這時選擇吃東西相比跑步較為正確。至於要判斷應達成甚麼目的，大抵就是判斷自己所屬的身份角色要求自己履行甚麼責任，或者是判斷自己希望取得何種身份。例如，如果有人認為照顧孩子是作為父親的首要責任，那麼就算他自己正在捱餓，由於欲求成為稱職的父親，他也會先讓孩子進食；相反，如果不在意自己是否是一個好父親，他就不會先照顧孩子的需要。再例如，如果有人追求成為浪漫的人，認為獨自品嚐一客豆腐火腩飯配上一杯啤酒是浪漫表現的話，他就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

換言之，行動要具有價值與意義，取決於它能否實現人所欲求實現的目的，成就所追求的身份。所謂身份，是指我們在某特定群體中所擔當的特定崗位或角色，例如家庭崗位、工作機構職位。但身份不單是描述性的概念，也具有評價性含意。舉例來說，足球隊中有不同位置，在比賽中擔當不同任務。後衛應負責防守，前鋒應負責進攻。倘若在球隊中擔任前鋒，卻總是門前失機的話，他不會被承認是一個稱職的前鋒球員。前鋒球員需要藉進球來獲得他人認同其前鋒的身份。

前鋒角色的任務就是要進球。這是其他隊員、教練，以至觀眾的要求。前鋒角色的任務不由得前鋒球員自己來決定。一個人要成為男人或公僕，就要努力滿足社會大眾對男性與公僕的要求，例如表現出「有膊頭，有腰骨」之類。總之，不論追求哪種身份，其實都是追求獲得他人的認同；沒有他人的認同，意味着喪失身份，我們的行動就彷彿失去了價值與意義。

工具性 vs. 個體性

電影《搏擊會》中主角（The Narrator）因為長期失眠而尋求醫生幫助。醫生表示，失眠沒啥大不了，鮑伯（Robert “Bob” Paulsen）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鮑伯以前是健美先生，練就魁梧健碩的身材，外形上本來是男

描述（descriptive）與評價（evaluative）語言有多種功能，其中兩種為描述與評價。描述功能的作用在於表達言說者對事實的認知，例如：「香港有七百萬入」。這種語句陳述客觀事實，可藉由經驗方法來判別其真偽。評價功能的作用在於表達言說者的價值觀點，例如：「香港人有七百萬壞人」。與前一種語句相比，評價性語句就不能簡單地以統計之類的經驗方法來判別其真偽。甚至有論者認為，這種語句根本沒有真假可言，而僅僅表達了個人感受。很多日常使用的語詞語句，其功能或多或少同時包含了描述與評價。例如：「小強是個騙子」。「騙子」一詞，既有描述作用，也有貶義的評價作用。

性的典範，但因為罹患睪丸癌而失去了男性性徵。更難堪的是，他受荷爾蒙治療影響長出了女性般的奶子。這意味着，鮑伯為追求男性身份而所做的一切，全然報廢。在外邊的世界，他不會被承認是個男人；唯有在心理輔導聚會中，才能自我欺騙「我們依然是男人」。

透過參與聚會，主角的痛苦獲得了短暫的舒緩，但痛苦並沒有真的消失。因為他的痛苦不單純是因為失眠。他是一個平凡的上班族，是公司隨意擺佈的工具：上司一聲令下，他就要放下手頭的工作去處理別的事情。工具純粹是用來完成目標的輔助品，就像刀是用來切東西的工具。我們只關心刀是否鋒利，能否能有效地切開東西；我們基本上不必關心刀的顏色與形狀。嚴格地說，其實我們也不關心刀是否鋒利，我們只管東西最終可否被切開。那麼，只要有方法可以讓我們達到目的，有沒有刀根本就不相干。但大概沒有人會矢志成為一個純粹配合公司目標、可被隨時替換的工具，因此主角自然無法覺得他的工作具有價值與意義，工作只會讓他覺得痛苦。只有在心理輔導小組中，他才能感到自己不是一件工具，而是一個有身份、「一個被人簇擁包圍的小主角」。

抗拒被擺佈，抗拒成為工具，抗拒成為別人的附庸，是現代人的性格標誌。藉着與古代人作對照，理查·塔那斯（Richard Tarnas）在《西方心靈的激情》（*The 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一書中對現代人的特質有以下描述：

從忠於上帝變成忠於人，從依賴變成獨立，從出世變成入世，從先驗轉向

經驗，從神話與信仰轉向理性與事實，從普遍轉向特殊……從一個墮落的人類變成一個進步的人類。

這不啻是說，現代人總是追求「個體」身份，即致力由自己決定自己成為甚麼，做自己的主人，使他人認同自己是世上甚至人類史上獨一無二的個體。塔那斯力圖闡明，宗教的追求與個體的追求對立，要獲得個體身份就要擺脫宗教主導的生活模式。為甚麼忠於上帝的人不能獲得個體身份？因為從基督教的角度看，沒有人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都是帶着原罪尋求上帝寬恕的罪人。活着唯一有意義的任務，是努力將自己變成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罪之有無與意義之有無，輪不到人去決定。人不要問，只要信，只要服從，一切自有安排。至於世俗所講的美與醜、賢與愚、善與惡、尊與卑的差別，通通無關宏旨。正如我們只區別鋒利與不鋒利的刀、公司只區別高效率與低效率的員工一樣，基督教只區別敬畏與不敬畏上帝的人。

個體之所以是個體，在於具有個體性，即平常所說的「與眾不同的特徵」。一個具有個體性的人，我們能夠對他有所辨識，而不會將他誤認作他人；相反，沒有個體性的人，我們很難從人群中將他辨別指認出來。換另一種方式表達，個體性就是對某個個體所下的定義。或問：「誰是顏福偉？」答：「金曲《愛多八十年》的原唱者。」這答案其實是為「顏福偉」一詞所下的定義，也是界定構成「顏福偉」的必要及充分條件。具體地說，個體性表現在物理的身體特徵，與各種心理元素，諸如品味、生活態

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與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任何一件事物或事物要能夠出現，都需要依賴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基本分為兩類：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必要條件意謂某事態要能夠出現所必不能缺乏的條件；不過就算具備這些條件也不一定保證該事態會必然出現。充分條件意謂某些能夠促成某特定事態出現的條件，即只要具備這些條件的話，該事態就會必然出現；不過缺乏這些條件，該事態也可能會出現。例如：「如果下過雨，則地上會濕」。這句子表示「下過雨」是「地上會濕」的充分條件；另一方面，這句子涵蘊「如果地上不濕，則不曾下雨」，換言之「地上會濕」是「下過雨」的必要條件。

度、志趣、成就、情感表達與行為模式、價值觀等。那麼，我們有甚麼方法獲得個體性，從而成為一個被他人肯定為與眾不同、特立獨行的個體？

添加之我

電影《搏擊會》提出了兩種構建個體的方法，對立鮮明，分別由愛德華諾頓（Edward Norton）所飾演的主角，與畢彼特（Brad Pitt）所飾演的泰勒（Tyler Durden）來代表。姑且稱為「添加之路」與「消滅之路」。現在先探討主角的添加之路。

承上所述，如果個體性要藉着身體特徵與心理元素來表現的話，則意味着個體性是種「建構」出來的東西。因為這些元素要經時間積累來形成。正如王安憶在《愛套娃一樣愛你》裏所說：「嬰兒和嬰兒，照理沒甚麼區別，但那只是靜止地看，事實上，生長的激素分外活躍，每分每秒都在塑造着這個存在，使之形象鮮明。」人的成長就是一個不斷在自己身上加添新特徵的過程。加添的越多，與別人有所區別之處也就越來越多，獨一無二的個體性也就顯露出來。或以髮型，或以學位，或以工作，或以姓名，或以口頭禪，不論藉着甚麼來彰顯自己的獨特，這些標誌都是後天添加而來。正如撰寫一本傳記，要道出主人翁與眾不同的一生，總要從童年開始敘述，然後述及青年以至中晚年的經歷。前一個階段是後一階段形成的原因，而各階段的轉化，即某一階段是如何走向後一階段的過程，